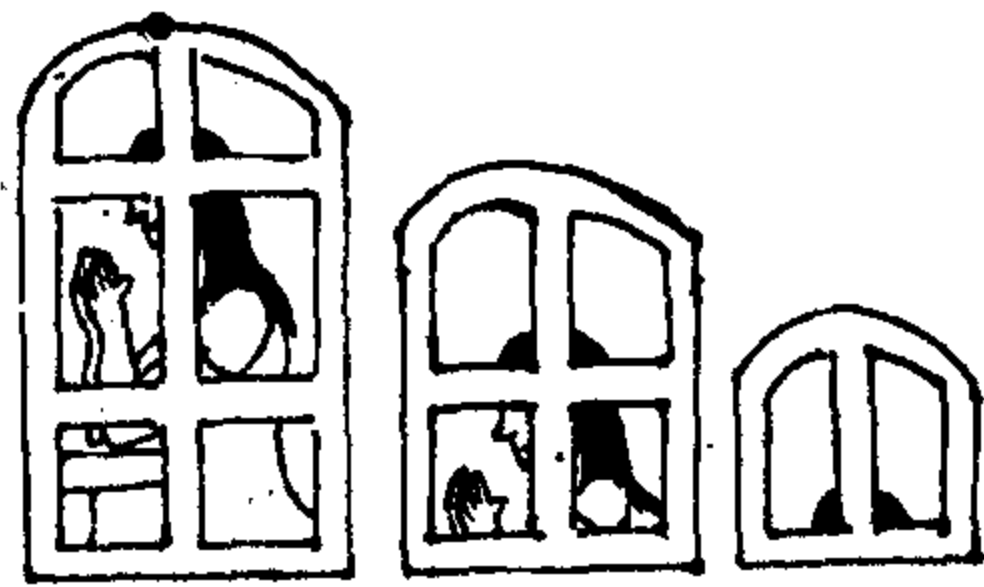


清園 三秋



· 黎 欣 ·

金馬號車子徐徐地駛出了新竹站，帶著一返鄉人的喜悅似的，加足了馬力，向北疾駛；他，靜靜地坐於車隅，看著窗外景物之嬗變，由喧囂而趨于沈寂，由繁華而漸達靜謐，或許是久經此道了，他已漠然于窗外的細末節，視而不見似的冥想著什麼，也或許是執於一分空靈的心境；「物理要算普林斯頓最佳，工程要算M. I. T. 最好……」突然地，車內傳來了一陣喧鬧，打斷了他的玄思；睜了睜眼，見到了一些著大學服之學生，不用問，由他們那稚嫩的面龐上，便可讀出「新鮮人」三字！的確，新鮮永遠呈現于他們的生活，舉止上，對他們，他總是有些許的羨慕，雖然，不免有些未知「天高地厚」！車內的人聲又靜了下來，但聞隆隆的馬達聲單調地嘶吼著，不同的是，他這番已如金蟬脫殼似的，早陷入了已往之夢境中。

帶著一分狂氣，他終於如願地提著行李踏上了風城之行，來到了這世外桃源似的水木清華，就像曾得自高中校友處之一本冊子（水木清華）上所載，既不乏尋幽訪勝之重巒疊翠，又不乏泛舟千頃波之湖泊；更由實驗時之儀器設備，可知學校經費之充裕，實非他校之能望其項背！要緊的是，早於高中時所見乎×副之「清大薰煙制度」，倒真是他最心儀之處呢！的確，在那薰煙「師生相近到煙味」相聞之師生關係下，難怪劍橋處處迸裂出智慧的火花，也難怪劍橋在近代之科學上始終展「開創先河」之地位了，不幸地，或許是新鮮人之故，在初來的幾個月中，並未強烈地感受到此一制度之益，倒是新起的「導生制」却帶給了他這異鄉人不少的溫馨與指引，他的確很感激那位輔導他的學長，那種親如兄弟之情，委實難得。

大概是同學們的多才多藝，在新鮮人的歲月中，舉皆奪魁，既使在物理系內比賽中，他的班上率皆奪魁，既使在物理系內比賽中，也緊逼物四之老大哥，處處顯露了他班上的人才鼎盛，不同凡響，同時，也由竹風中飄來了赫塞之低語，由一汪池

水之成功湖，帶來了「海森堡物理哲學」之憬悟，更由體育館中之梅竹賽激烈情況而覓得了沙特之存在；在在皆孕育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潛榮滋長；或許是他們所接受的課程為第一屆修訂課程，教授所注重的是長期式，廣泛型之基礎物理，並無傳統大一那四大本「聖經」之累，所以，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下，他們班上益發的顯得活潑了；然而，一抹陰影卻也於斯時，漸漸籠罩上了他的班上！

憐惜地作別了新鮮人的日子，也脫離了那段悅如「幼稚園大班」或「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時光；在簇擁著一整個暑假之愉悅與歡欣下，他又滿懷希望地回到了風城，鑑于大二是「開礦」之一年，他有著太多的計畫要執行，他警覺于風城之生涯固然美好，然而心靈之最深處，卻缺乏年青人該有之滋潤，所以，他想做個完全的人，而不囿于本科之所限；雖然，他常看不起那幾位書蟲之所為，戒慎恐懼地K教科書達旦，卻從不肯多花一點時間做點有「靈性」之事情，或付出一分人際之溫馨；但是，那種「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之衛道精神，卻是他所佩服的，所以，他也常要求自己至少該有一分「對學問之真誠」「對知識之尊敬」；同時，他的同學們，似乎亦有看見於此，也都開始認真地追求一些靈性之美，一種洋溢著和諧祥謐之境界，雖有些虛無漂渺，卻是較成天耽于枯燥之計算與考試的煩心好多了！他雖讀成同學們之泛覽功夫，卻並不苟同于一般之放任式思想型態，完全于表面上脫離了課業之束縛，然在內心深處，卻不能肯定自己之價值，他始終覺得要超脫些什麼，不是繫于消極之逃避，乃在于去戰勝他，去克服他的真實束縛，海明威的那句鏗鏘有力之名言：「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be defeated.」，便常縈于他的腦海裏，他不願為他有所怠惰而作「竹林七賢」式的辯駁，他承認在現實世界中，唯有力行才能獲致某項結果；所以，他開始節省下來一些大一之歡樂時

間，孜孜矻矻于課內課外讀物之研讀，且無所偏頗；不幸地，就在這「求道」之一年中，他見到了有人被「當」，有人 $\frac{1}{2}$ ，也有人險遭「滑鐵盧」，他自己，似乎也不甚得意；他痛惜于同學們之僅能止于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而那「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之目標，卻遙不可期。他在痛定思痛之餘，深覺此乃思想不夠成熟之害，在那黑暗之孤獨摸索前進中，顛簸是常事，絆倒是當然！

尤其令他遺憾者，乃是教授們所建立之價值觀一成績好的學生即是天才，就像他曾由某教授口中聽來的，「只要讀書好，什麼都沒問題」，他沒有想到「一般」教授們之士大夫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他們在與學生偶而相處之時，所流露出的神色與同學們所切身之感受裏，無一不支持著他的看法！更令他寒心的是，教授們太緬懷于已往之光輝了，由復校前一、二屆之學生水準處得到滿足；卻對現存之大學部同學，責難多于鼓勵；可笑的是，復校之歷史並不久，而我們已呈老大一回憶過往之歲月，奇怪的是，就如他聽到某位學長所曾言及的「有的教授所予學生的是一連串之打擊，任其自生自滅，而非從旁之協助與啓迪」，他不願承認這句話，但是，師生間之隔閡已然成形，薰煙制度已是昨日黃花了！本想，他自進大學始即尋尋覓覓之導師制度，待看清之時，卻是如此淒淒慘慘！此乃學校擴展之過歟？至此，他也緬懷那段草創初期，師生們聯于砥足之精神與生涯了！但是，以系上之優良師生比例：30—180，重振清華物理之雄風仍是大有可為的，他如此期許著！

他分析師生間隔閡（並非代溝，因本系教授尚年青有為）之因，可能乃是教授過於認真進行份內之實驗、聽學術演講，開學術討論會。缺乏時間與學生們接觸，所以，師生間之關聯，但憑一紙考試成績；而教授們的責難，或亦因在既加之力後，而乏立竿見影之效，在情急之餘所脫口而出的吧！他寧相信教授們之善心一片，而不願承認是教授們之拋卻責任有以致之！

挾著暑期工讀之餘威，他肯定地，認真地又回到了成功湖畔；二個多月的與外校同學相處，使他產生不少感觸；真的，清華園確是一片處女地，生於斯活於斯之居民在湖光山色之薰陶下，確是樸實無華，坦率耿直；充分流露出了人性中自然而純真之一面，純得可愛，純得令人驚訝，「我真不知道

你們將來步入社會後，是否能適應它的波譎雲詭，爾詐我虞」一位C大女孩子之言猶在耳；當然，這答案是肯定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乃放之四海而皆準之原則，縱或偶有失意挫敗之時，但不失為「持盈保泰」之鐵則！

升上了大三，他已警覺于真才實學之重要，尤其是要能在這千變萬化之物理現象中攬其精髓；因為現象之變幻是旁枝末節，仿如周易所言：「道生一，一生二……，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惜的是，在他的體驗中，在我國之科學界中似乎大多數之研究者，只能撿拾先進國家之牙慧，僅能做些引申或印證之工作，客氣的說，似乎只是人家之附屬品；科學之殖民地就像點金術中的但求點出來之金子而未能獲得金手指之人，其所得永遠是有限的，不連續的！（片斷的！）他嘗聽過陳之藩先生在交大之演講，內中提到了一箇怪現象，中國的學生（師承美式教育）較英國的學生上課的時間多，用功的時間多，然而其求學之最後成果，卻恰好相反，英國之研究人員較中國為優秀；難道是中國的學生笨頭笨腦嗎？由小學之課本中即知中華民族是一箇優秀之民族，更經由世界之公認，中國人之頭腦，直可媲美以慣于思想著稱之猶太民族；如此，則何以會有違反愛迪生之銘言（天才=98%努力+2%靈感）之事實呢？在他箇人之體驗上來看，中國學校教育之著重點實在有所不同，中國式之教育一味注重廣泛，學生接受的課程實在不少，然而一般之結果卻是，「什麼都知道，什麼也都不知道」；原來，在讀過了一些課程後，大多數的人只剩一些名詞於腦海中，至於整體式之概念，一種grasp之感，早已模糊了，其實這概念也從來難以建立過。「概念清晰」之教學法，似乎正是國內所欠缺的！然而，科學之源，又莫不繫乎此；無怪乎「斯教而有斯疾」矣！只是，不能平的，系中之教授們率皆回國不久，為何西方一脈相傳之啓發式教學法，竟「胎死腹中」呢？誠有「南橘北枳」之異乎？他不禁為這留學歷史已達百年之中國而氣塞！

一抹向晚之紅霞，燦于西天，也映照著他那漠然之表情；突然，一箇煞車，驚醒了玄思的他，看著窗外，已駛上了平坦之高速公路；車子的機器聲已不再喘息，呈一種穩定的節奏，似乎在向他平靜地訴說著那已過的崎嶇旅程；他想到了一些同學們的面龐，有閃爍著勝利微笑的蛋頭，小李；有企求

真道而他事不屑一顧之大呆，也有著作風平實，穩紮穩打的李平，他都爲他們而高興，不因環境而有所屈服，朝著一己之理想前進，同時，那幾張充滿抑鬱，有志未伸的臉龐也湊近了他的眼前，他深知那一時之挫敗只不過給予他們一種人生之深刻體驗，他更深信，他的那些同伴們絕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的；未來的日子仍長，奮鬥的機會仍多，成功的希望仍濃；他也回想起了這學期曾旁聽幾位「回國才一年的教授們之演講及授課，內容不僅豐富，且表達能力極好，觀念不僅自己清晰，更務求學生之清晰」；尤其可貴的是，那種隨時提供新的資料，認真要求習題及富于感情式之鼓舞，無不給予同學們以莫大之期望，更似乎令人嗅到了一絲大師之氣息，體會到了前輩學者們之心境；當然，這只是一箇開始，當然，並非始自這個學期，如以前早就存在之系內師生聯誼會，就是一個富有建設性之起步，但是，人豈可僅在原地踏步不進，雖然前途再艱難，路程再崎嶇，人還是要邁步向前的，因爲，這就是人生，一最有意義之人生；就如他曾與班代們所已開始做的一系列學術演講，期望能先厚植同學們之根基

，再依次進入開 Seminar 做專題研究之階段；雖然，這也可能是個遙遠而顛簸之路程；由已往中國人光輝之科學史來看，他相信中國不是沒有如高斯（19歲開始寫科學日記）包利（19歲出相討論一書）等之才子，但是，在目前之制度下很可能這類人才將被一筆抹煞了！所以，無論困難有多少，我們欲重振科學便該責無旁貸的尋求教育之最佳良策！

遠處一閃一閃的燈光映入了他的眼簾，看了四周，車子已駛上了中興大橋，這時的台北已是萬家燈火了；迎面而來的，已由靜謐漸趨喧嘩，色彩更由單調的昏暗而變成了明艷萬千；金馬號終于停在了繁華之火車站前，也鬆了最後的一口氣，似乎表示了它因曾艱辛的載運人們到達目的地而心安理得；他站直了身子，取下了簡單的行篋，就在眼光一瞥之下，竟發現了鄰坐者乃是如許之一位佳人，好不可惜！未能端詳個仔細！下了金馬號，便逕往家中，頓然，他感到脚步是如此的輕鬆，內心是如此的暢快！雖然，離家尚遠，畢竟，他有走到的一刻，不是嗎？

